

故园漫忆

乡村黑槐

□高文松

豫西农村,一些老村以槐树命名:槐树庄、槐树岭、槐林沟……这些名字,听着土气,但往往来自生活。就像这些槐树,树身黑褐色,粗糙纵裂,老人家常把它们叫黑槐。

黑槐一旦扎根那片土地,就与田野、庄稼融为一体,成为村庄的一部分。时光荏苒,它们站在原地,默默守着山里人的日月星辰,像老农春播、夏管、秋收、冬储一样,春发、夏壮、秋黄、冬枯。

我的老家门前,就有一棵黑槐,高丈余,十来把粗。春天,槐树的叶子嫩嫩的绿,带着浅浅的黄。母亲捋一把,用清水洗净,和玉米糝或者小米一起煮,谷物最原始、最质朴的气息混合着槐叶特有的清香,很快就从汤锅里溢出。盛一碗,满碗都是绿油油的春天。

母亲说,三夏人倍忙,喝槐叶汤心凉。到了夏季,槐叶变厚味苦,不能食用。于是,趁槐叶鲜嫩,母亲采摘一些,放在通风处,自然晾干,等到三伏天气热。

炎炎夏日,我们背着火鏊子在田间劳作。收工回来,先坐在槐树下缓一会儿,喘口气。刚好,母亲熬了一锅小米槐叶汤,咕咕咚咚一碗下肚,清爽之气沿着毛细血管跑遍全身。

邻居们也喜欢端着饭碗坐在槐树下,吃着饭聊农事。黑槐上常常有树虫,吊在像蛛网一样的细丝上,悠悠地荡着

秋千。这种虫叫槐蚕,乡亲们叫它“吊死鬼虫”,听起来够吓人,邻家小妹哭闹,或者不好好吃饭,捉一只吓唬她,很是管用。乡村药铺里,槐米是最常用的中药,具有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之功效。槐米是黑槐的花蕾,卵状长圆形,上端尖,基部阔,酷似小麦、大米,老人家叫它槐麦、槐米。

7月初,槐米就从绿叶里探出头来,一簇一簇,鼓腾腾的。这时是采摘槐米的最佳时间。采摘槐米要借助一根长长的挠钩,一枝一枝撇下来,趁着麦场还瓷实光滑,将塑料布铺开,将采收的槐米置于其上,在阳光下晾晒。等槐米失去水分,变得干燥,用手轻轻一撮,槐米脱离基柄,像一颗颗绿宝石,晶莹剔透,再用簸箕扇去杂质,待售。在当时不富裕的乡村,卖槐米得的这点钱虽然办不成什么大事,但用于日常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的应急还是可以的。

那些长在树梢的花蕾,逃过一劫,开花、授粉、孕育出一串串槐豆,终于修成正果,站在树梢,一副超然独处的孤傲。

冬天,时有朔风,夜半更凶。风在树枝间横冲直撞,困兽一般吼叫。第二天,被风摇落的槐豆,聚在草丛里,人们捡拾起来,来年夏天泡茶喝。

我第一次喝槐豆茶是在上高中时。那时候,每个学期,都要安排一周劳动课。有一年,劳动课被安排在夏天,我被

分配到校办小厂的铁匠铺做帮工。

铁匠师傅姓陈,瘦高个儿,黑脸。休息时,他从挂在墙上的黑黢黢的布袋里摸出几粒槐豆,丢在铁水壶里,架在炭火上烧,不一会儿,从壶嘴里就溢出一股清香味。

陈师傅端着洋瓷碗,嘴唇贴着碗边,“咪溜”一小口儿,也不急于下咽,让槐豆茶在嘴里回味片刻,然后“呵”的一声,脸上就绽开了一朵黑牡丹。

陈师傅说,铁匠与火为伍,体液蒸发快,槐豆茶祛火生津,防止口唇干裂。我看着清透亮的槐豆茶,试着抿一小口儿,微苦中带有一丝的清香。一周下来,我竟然躲过嘴唇干裂之苦。

在我20岁那年,有一天,父亲从外地回来,找了本家爷儿们,把那棵好端端的槐树伐了,又找了本村的木匠,将树解成一寸厚的板材。这棵槐树正值青壮年,我不理解。后来才知道,父亲也是忍痛割爱。原来,我到了结婚的年龄,父亲想给我打套家具,可把屋里翻了个遍儿,也没有找着一根像样儿的瓷实木头,想来想去,就打上了那棵槐树的主意,动了伐树的念头。

后来,我到城里工作。搬家时,一些老旧的物件该放弃的放弃,能送人的送人,唯有这件槐木衣柜跟着我来到城里。老衣柜放在闲置的屋里,装些不常用的东西,轻易不打开。每当我走近它

时,都会不由自主地从腰间拔出钥匙,打开柜子,什么也不取,什么也不放,仅仅是闻闻那气韵芬芳的槐木香。那种香犹如远去的悠悠岁月,串起所有与黑槐树有关的记忆。

发生在明朝的那次移民,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,出发地点就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。“问我祖先在何处,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爷爷在世时,也时常念叨。现在想来,北方之所以遍植槐树,难道与那次移民有关?

在新安县石井镇的寺坡山古村,我见到过最大的一棵黑槐树,树龄600多年,当地老人说,是马姓族人从山西大槐树移民来时所栽。那棵黑槐在这个山村兀自站立了几百年,尽管岁月斑驳了它的容颜,掏空了它的髓心,但它仍然枝繁叶茂,像一位披坚执锐的卫士,坚守着这个山村,展示着一种坚韧不拔、永不枯竭的生命力。

我站在树下,抚摸着浑身长满“老年斑”的树干,思潮涌动。这棵古槐多像一本书啊,前后600多页,记录着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兴衰的故事。

黑槐树,学名中华槐、国槐,产于我国,是北方的乡土树种。它不是一种普通的树,它应该是一种文化之树、民族之树,它的寓意里,也应该有家国情怀的象征吧。

课本里的洛阳

入周问礼和西行求法

□李砺瑾

您知道历史课本里有多少洛阳人或者和洛阳有关的名人吗?

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第8课《百家争鸣》中,最先介绍的是老子和孔子:老子是周朝史官,管理王室典籍,在洛阳工作的他学识渊博;孔子在这里入周问礼于老子,向他请教过很多问题。

公元105年,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,此后纸成为主要书写材料,大大促进中国和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,而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地方,就在洛阳。如今在洛阳市洛龙区,有一条名为蔡伦街的街道,以此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。

在唐代,一位高僧名垂史册,他就是老家在洛阳偃师的玄奘。贞观初年,高僧玄奘西行前往天竺取经,不畏艰险,历经磨难,经过4年长途跋涉到达天竺。10多年后,在当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的他,又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,此后主持译经工作。根据他的口述,弟子记录成书的《大唐西域记》,记载了他游历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风物及社会习俗,是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。



扫二维码进入“学习强国”,看《课本里的洛阳:入周问礼和西行求法》视频

生活空间

苋菜

□郭德诚

傍晚,我总喜欢来洛浦公园转悠。那天在路上碰上了老张,他递给我个塑料袋,说带我去摘苋菜。随他来到河边,果然见草丛中扑扑棱棱长着苋菜,那叶子,绿边红心,像花似的,迎风挺立着,悠悠地晃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俗语:“六月苋,赛鸡蛋;七月苋,金不换。”做法也很简单:切两瓣蒜,将焯过水的苋菜切成段,下锅一炒,扑扑棱棱的一锅一会儿就缩作一团,溢出一缕清香。装在白色的瓷盘里,蒜,镶嵌在墨绿的苋菜里,白亮亮的像玉石,菜的四周由粉红色的汤煨着,像绣了一条边,入眼就是一幅立体的画。我喜欢苋菜,嚼起来涩涩的,口感很好。像眼下的季节,下地摘两把,或炒,或随锅下面条,简单方便。

陆游就有“蕈有秋菰白,羹惟野苋红”的诗句。苏东坡也说:“平生锦绣肠,早岁藜藿腹。”在王安石眼里,它则是一幅画:“竹窗红苋两三根,山色遥供水际门。”苋菜,野生野长,很少生虫,一片叶中,内红外绿,泾渭分明;随遇而安,不夺不争,当菜也好,入画也行,能俗能雅,能降能升。

那年,我去广州出差,吃过一回皮蛋苋菜疙瘩。把苋菜焯水切碎,拌上面,团得像丸子似的。然后和火腿片、皮蛋丁混炒。如果做汤,水多点;如果做菜,水少点。那回我吃的是疙瘩汤。粉色的汤汁,煨着绿色的疙瘩;皮蛋丁,层次分明;火腿片,晶莹剔透;白瓷盆端上来,就是一件艺术品。那苋菜疙瘩嚼起来,有皮蛋、火腿的香味,有茎的清脆、叶的绵软,很有层次。据朋友讲,这也是当地的一道招牌菜。路边的野菜,摇身一变,我都不敢认了。朋友说,菜都是一样的菜,没有贵贱之分,关键看你怎么发挥它的长处。你请我吃的“牡丹燕菜”,不也就是白萝卜嘛!这话还真没错。

不一会儿,我俩的塑料袋都塞得满满的。掂着菜,凉凉快快地往回走。我问他儿子考得咋样,他说别提了,成绩不行。我问那接下来咋办,他说他让儿子复读,儿子不干,非要学什么动画设计,半夜还在弄。我说爱因斯坦不是说过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嘛,孩子喜欢,就让他学呗。他没吭声,但脸色不好看,显然是不同意,于是他转移了话题,问我这苋菜怎么吃,我说吃个新鲜吧,学学广州人,也弄个皮蛋苋菜疙瘩汤。就讲了皮蛋苋菜疙瘩汤的做法。他很惊奇,说咱这家常菜也能这么做?我说它既“赛鸡蛋”,又“金不换”,可不只是随锅下面条这一条路。你把它当菜,它就是菜;你将它入诗,它就是诗。你和我以前一样,看惯了它熟悉的样子,思维也跟着固定下来了。

他听了一脸兴奋,连说对对对,他也要改变自己的做法,让它发挥自己的特长,回去,也学着做皮蛋苋菜疙瘩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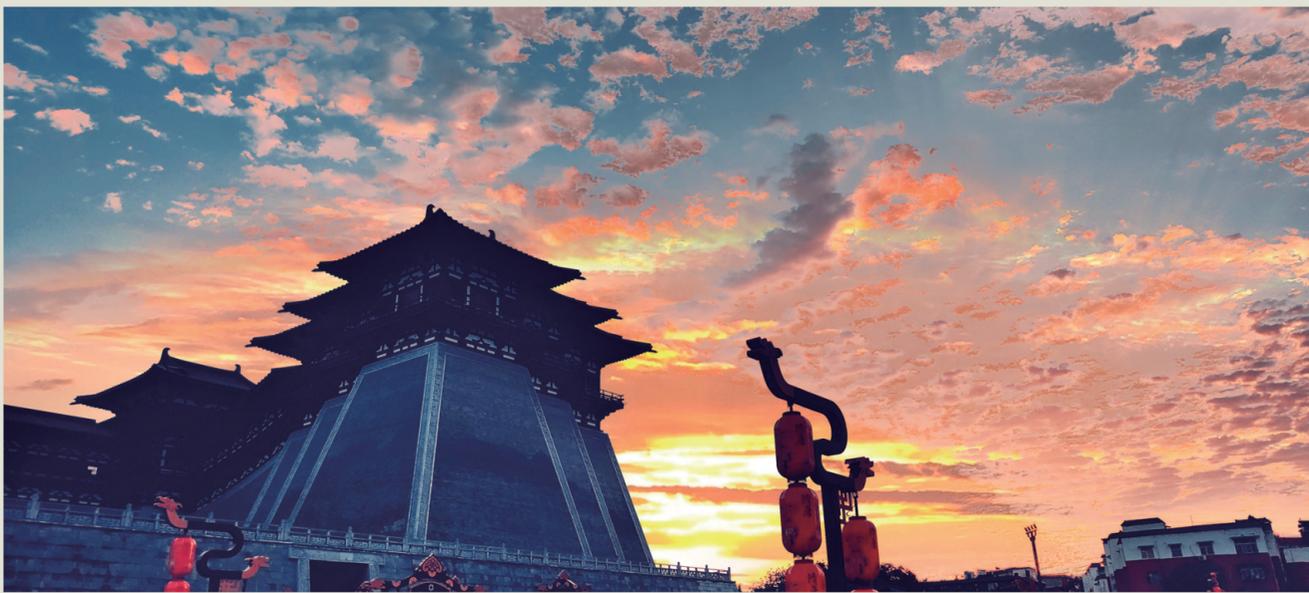
思路花语

●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,就会失去雄浑;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,就会失去壮观;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,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。——史铁生

●生命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,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。——余华

●不要祈求没有挫折和困难的人生,只祈求自己拥有智慧、乐观和坚强,跨过生命中每一个难关。——张小娴

●泰然相向,生命之高下并不决定于绵长或短暂,更在于丰美和深邃。——毕淑敏 (晚晚 辑)



初霁霞飞

瑞云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

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

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香一瓣

听蝉

□张劲辉

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唐诗“咏蝉三绝”中,我独爱虞世南这首,既写出了蝉鸣的清响悦耳,也告诉我们:做人应该立身高处,德行高洁,只有这样才能说话响亮,声名远播。

蝉声如歌,唤醒一树又一树的夏风。蝉声如絮,清坐听蝉,是一种情趣。

宋代理学家朱熹从蝉鸣中听到琴弦之音,他在《南安道中》一诗写道: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他听到的蝉鸣是有韵味的,这韵味绵长而久远,以至于连树也会发出余音了!白居易从蝉鸣中听出了乡愁:“一闻愁意结,再听乡心起。渭上新蝉声,先听浑相似。”而唐代诗人刘禹锡则从蝉鸣中听到世态人情:“蝉声未发前,已自感流年。一入凄凉耳,如闻断续弦。”

散淡的日子,像散文。难得的,是于平和与宁静之中心有灵犀。

年年苦夏。品蝉声,也似有淡淡的苦味。其实,翻开人类历史,总有蝉声不绝于耳。大自然琴瑟和鸣,蝉就有两千余种。听“五月鸣蝉”,自《诗经》传来,想民间的“蝉鸣稻”和“蝉鸣黍”也该成熟了……

想我小时候,喜捉蝉虫(蝉的幼虫),掘地三尺,锲而不舍。蝉声如水,漫过岁月,今年过生日时,听着窗外蝉鸣,我忽然惊觉:我的孩子也到了捉蝉虫的年龄。

伏天傍晚或雨后,地气回升,蝉的幼虫于地窍中探出小翘鼻子呼吸,轻拨洞口便可得之。若天黑下来,蝉虫耐不住寂寞,纷纷出洞,这时去树上摸,易如摘果。有一晚我带儿子散步回来,顺路摸蝉虫,几百米内竟捉到十余只。

没想到第二天蝉虫从盆内爬出来,缀满窗纱,蝉身出壳,形如倒挂金钟。看蝉衣蜕尽,出神入化,想起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:“蝉蜕蛇解,游于太清。”显然是一种超脱。

满屋蝉声,如沸如羹,倒教我亲身体会了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不敢深想:有一天,蝉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,人类的夏天会不会寂寞?又有多少人知道:周期蝉竟有十七年蝉,而其生命仅有十余天。感叹之余,总情不自禁想起刘禹锡的诗:“蝉韵极清切,始闻何处悲。”

总也忘不了电视里《动物世界》节目的一句解说词:“有一天,所有的笼中动物都要被放出牢笼,奔向远方,奔向它们祖先栖息的地方,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。”贯以幽幽的背景音乐,让人陡生苍凉之感。

然而,蝉虫们十七年长睡乍醒,脱去习惯的外壳,啼亮生平第一声“知了……”长音时,又很有些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的味道。小小蝉虫不甘寂寞,不甘埋没,为了那一声绿色的呐喊,背负歌声,前仆后继,简直可以写了一篇寓言。

人生翻覆。梦里不知身是客。想我从小捉蝉虫,长大了领着孩子捉蝉虫,若干年后,我孩子的孩子还会捉蝉虫吗?

时常想起《庄子·齐物论》:“昔者,庄周梦为蝴蝶,栩栩然蝴蝶也。”我却很想梦自己成一棵大树,让世间的蝉都栖息于我的躯茎上,吮吸着我的胆汁,尽情歌唱……

然而,我却没有那么潇洒。

时令走笔

荷塘美如屏

□王慧瑾

荷月,我去孟津看荷。循着荷香,沿小路往荷塘走。至豁然开朗处,眼前忽现美景——荷塘。柳岸。曲桥。长廊。木屋。画船。不禁诧异“误入桃源深处?”

荷塘,绿肥红鲜。荷叶,圆,展,碧绿。大大小小的荷叶,挤挤挨挨,层层叠叠,像数不清的翡翠盘子,随意地摆在碧水做的桌面上。

荷花,亭亭。花,多是粉红色,娇羞妩媚。星星点点的几枝白荷,高贵冷艳。每一朵花,都开在纤长笔直的荷茎顶端,像一个在翡翠盘上翩翩起舞的芭蕾舞者。

荷苞,从荷叶中钻出来,水水嫩嫩的小模样,让人爱怜。小荷用尖尖的头巾,裹着尖尖的小脸,只肯羞答答地漏出一丝或粉或白的“凝脂”给人看。性急的莲蓬,早早地撑起一蓬绿,像穿着绿色蓬蓬裙的小姑娘。三三两两的小莲蓬,都踮着脚站着,跃跃欲试的,像要跟着荷花学芭蕾。

风过荷塘,荷叶轻拍,奏起如玉盘轻叩的打击乐。乐声中,荷花踮脚,荷苞轻摇,莲蓬微摆。荷塘里,一片歌舞升平。

塘岸,垂柳相抱。万条柔长的柳枝,在风中轻轻飞扬,扬出片片绿烟。绿烟下,一个穿着汉服,挽着发髻的女子在抚琴。婉转的音乐,从她指尖飞出,没入面前田田的荷叶中。

荷塘上,有曲曲折折的红木桥。几座横斜着,几座竖卧着。团团水雾,从桥下飘出,沿着桥栏袅袅升腾。桥朦胧,人朦胧,朦胧如仙境。穿白裙,撑竹

伞的姑娘,从桥上穿云渡绿而过,丁香花一样美。

沿荷塘,捌几座小木屋。红墙,红色尖屋顶,红色格子窗,红色尖顶门。木屋三面环水,一面搭着红木长廊和路面相连。长廊两边的水面,浮着圆圆的荷叶。数枝荷,举着粉嫩的小脸,痴痴地守着窗儿。风入窗,荷香满屋。想起《红楼梦》中“菱藕香深”的藕香榭。想起荷塘边对诗的黛玉和湘云。想起“寒塘渡鹤影”的诗句。

乘着船,去采莲。船是红木船,上有竹棚,侧有竹栏。船头船尾插满花和大如蒲扇的荷叶。把荷叶遮在头上,荷的清香,悄悄地,雾一样蒙上我的脸。小船,乘着桨声缓缓前行,划破荷影,又在绿色的水面上留下一带长长的白练。有胖胖的鱼,傻傻地绕着荷叶转圈圈。荷花、莲蓬、香风,从我的身旁掠过。情不自禁,我轻轻唱起《采莲曲》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……”随手摘个莲蓬,剥几颗嫩莲子尝,清爽微甜。想起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里的小英子和明子,他们相识在荷塘,在船上。小英子最爱吃莲蓬。小英子把吃了一半的莲蓬丢给明子吃。就是这莲蓬,剥开了一段清甜的少女少女的恋情。

几亩荷塘,几亩画屏,看醉了。恍惚中,我也变成一枝荷,踩着绿波,顶着粉黛,再再生香。

朋友说,过几天还要来看荷,因为秋天一来,荷就败了。我笑言:“花败了,下雨天来呀。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,我们也风雅一回。”